

爱与生

韩东
著

欢
乐
而
隐
秘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爱与生

韩东 著

爱

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与生 / 韩东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94-0187-8

I. ①爱…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6431 号

书 名 爱与生

著 者 韩 东

责任编辑 汪 旭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87-8

定 价 4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正文	1
----------	---

韩东年表	240
------------	-----

1

果儿说我是她的男闺蜜,按我的说法我们是好姐妹。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果儿信任我,对我无话不说。果儿对我说过的最隐秘的事是关于张军的生殖力的。您可千万别误会了,她说的是生殖力,不是性能力。这是两码事。

张军是果儿的男朋友,对这人我一向没有好感。种种劣迹就不提了。关键是他总是伤害果儿,让她堕胎。他们在一起大概有三年多了,果儿堕胎不下五次,也许已经六次了,多到我已经记不清了。每次堕胎以前,果儿总是惶惶不安地来找我,而她一来找我,我就知道他们之间又出事了。果儿找到我,无非是控诉发泄一番,但那一刀还是得她自己挨。我就骂果儿,只图眼前快活,受罪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她反驳我说:“我们异性恋和你们不一样,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缺心眼的话也能说得出来,显然是被张军洗过脑了。

这天果儿又约了我,不用说,又出事情了。果儿连吹了两瓶啤酒后失声痛哭,就像刚刚补充进的水分立马又从眼眶里流了

出来。

“这、这都第七次了。”她说。

“噢，”我说，“你再去做就第八次了？”

“不是，算上这次是七次。还不嫌多啊！”她声嘶力竭地叫起来。

幸亏酒吧里除了我们这桌再没有别人，但我还是做了一个手势，让果儿注意场合。

我说，“你们怎么不采取措施呢？如此不计后果。”

“采取了，”果儿说。下面就是她说的那件关于张军的令人难以理喻的事。

“每次我们都采取了措施，而且不是安全期或者体外排精那种。开始的时候我口服避孕药，但还是会怀上，后来张军才答应戴安全套的，男人都不喜欢那玩意儿……反正我们用了两年多，还是每次都出事。”

我提醒果儿，“滑脱的情况也是有的，也可能你们的动作太大，要么张军故意使坏，他不是不喜欢戴套吗？”

“不可能。”果儿说，“实话告诉你吧，后来我都不怎么在意自己爽不爽了，光盯着这件事了。”

“什么事？”

“戴套呀，他不仅每次从头至尾都戴了，完事后我还要检查，看东西在不在里面。有时候他还会戴两个，双保险。”

我无语。过了一会儿问果儿，“你什么意思？是说你怀孕不需要男人的精子，只要张军跟你做？”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张军也不相信我。”果儿说，“他说口服避孕药是化学方式，我漏服或者买了假药也是有可能的。可戴

套是物理方式,完全隔绝,难不成他的精子穿越了?这混蛋不相信我除了他没有别的男人,这他妈的是人说的话吗?这么些年除了他我还认识谁啊,不就是你吗?我们睡过觉吗?睡过吗?睡过吗?你说呀!”

“没有,没有。”我赶紧证明。

“那不就结了!你们凭什么不相信我?凭什么!!”

她越说越激动,又开始拼命流眼泪。

“你醉了。”我说,“我和张军说的是两回事,他不相信你没有别的男人,我不相信的是没有精子你也能怀孕。”

“反正你们不相信我,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我告诉你老秦,我没喝高,刚开了个头儿。嗨!哥们,再拿两瓶啤酒,要冰过的!”后面的话果儿是对吧台后面的服务生说的。

我虽然对果儿的受孕方式很好奇,但目前的情况下显然已讨论不出任何结果。她只是想发泄一番,明天就要去挨那一刀了。不,不是挨刀,是在同一患处反复地撕扯、切割、抽吸,光是想了一想我的小腹就一阵难受。这时服务生拿了两瓶外表湿漉漉的啤酒过来,我让他拿走,换一瓶红酒来。“拿你们这儿最贵的,越贵越好。”

果儿警惕地看了我一眼,我又补充说,“我买单,别替我省钱!”

她想喝就让她喝足喝好吧。按道理是果儿约我,应该她买单,可她要的都是什么酒哦。啤酒就不说了,还不要听装的,瓶装她不要小瓶的。果儿要的是600ml装的大瓶啤酒,像个大老爷们似的竖在桌子上自斟自酌,看得人真是心酸。都什么时候了,她还在为张军省钱。

服务生将两只高脚杯放在桌子上，果儿说，“他不喝。”

我说，“我得喝。”

“怎么，受刺激了，要破戒？”

“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就让我陪你喝一回去吧。”

2

第二天，张军开着他的小破车（果儿语）载着果儿去医院，路上两人又开始争吵。果儿抱怨这种事没完没了，自己死的心都有。张军说不能怨他，每次他都戴套了。旧话重提，争吵升级，但突然张军不作声了。他转过一张不无英俊的面孔，笑着说，“我保证是最后一次。”

果儿警惕起来，问张军，“你要和我分手？”

张军摇头。

“你是说以后不和我做了？”

张军还是摇头。

“只要和你做那不是还得出事吗？”

“你这人真难伺候。”张军说，“和你做不高兴，不和你做你也不高兴……”

“我难伺候怎么啦，怎么啦，我就难伺候了！就难伺候了！有本事你去找不难伺候的啊！”落入陷阱的果儿又开始嚷嚷。

“你怎么就这么蠢呢？”张军说，越发地慢条斯理。“除了分手和不做，就没别的道走了？我们可以结婚呀。下次，要是你再怀上我就娶了你，生下来不就不需要去打胎了？”

说完，张军十分得意地看着果儿，见她不说话又补充道，“你

不是一直想嫁给我吗？”

事情就坏在这句话上。所以说人不能太得意了，尤其是不能在送女朋友去堕胎的路上太得意。果儿从副驾上跳起来，瞬间就被小破车的车顶打了回去。她摸着脑袋叫起来，“谁他妈的要嫁给你了？那行，咱们也别等下一次了，这次就把婚给结了，把孩子生下来！你他妈的也别往医院开了，直接开到民政局去领证，调头啊！你他妈的调头啊！”

果儿边说边伸手去拉方向盘，张军用胳膊推挡着果儿，“嗨嗨，你这是干吗？我错了还行不行……这婚肯定是要结的，但我还年轻，事业刚起步，你得给我时间……哎呀，不好！”

他们撞车了。

一辆银白色的豪华越野迎面而来，幸亏在相撞的一瞬间张军猛推方向盘，但小破车的尾部还是蹭上了对方的车门。

“靠，就是把我的车卖了也赔不起他一个车门。”惊魂未定的张军说。一瞥之下他已经估算出那越野的价位，以及小破车的价位。

自然他们是全责，因为小破车已经开到逆行道上去了。

越野车司机从后面跑过来，敲了敲张军一侧的车窗。果儿见状赶紧从她那侧下来，打开后面的车门钻到后排座位上。她摇下车窗向越野车司机招招手，“这边，这边。”边说果儿的脸上边浮现出一个妩媚的笑容。

越野司机挪过来，弯下高大的身体向车厢里窥视。果儿仰脸迎着他的目光，“对不起呀帅哥，我们这不有急事吗。”

“那、那也不能……”

“是是是，这事儿不是一般的急，生孩子，得赶紧去医院，否则

就来不及了。”

“生孩子，你？”

“是呀，不是我还能是他？您不信？”说着果儿仰躺下去，开始向上撩上衣。

她本来就穿着露脐装，但面积不具说服力，一躺一撩之下整个青白的肚皮就暴露无遗了。同时果儿拼命吸气，一只手去解牛仔褲的腰扣，似乎那肚子已经大到无法约束了。越野车司机连忙直起身，不再朝小破车里看。

“您也不在乎这个，”果儿说，“反正是保险公司赔。等生完孩子我约您，请您吃饭……”

这时周围的汽车喇叭声已响成一片，有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骂道，“傻屌啊，赶紧拍几张照片，回头去交警大队处理，站在这儿能说出个屁来！”

直到张军开着小破车离开，越野车司机仍然站在马路上，对四周的叫嚷喧哗充耳不闻。他面朝果儿他们离去的方向，就像把自己的那辆车给忘记了。张军从倒车镜里看见这一幕，骂道，“还真是个傻屌。”

由于这一插曲，果儿和张军不再争吵了。张军开始夸果儿有能耐，为他挽回了一把损失。“还是我老婆长得漂亮，有魅力！”

“这关长相什么事？是我的演技好，长得好的女的多得去了。”

“都好都好，还行不行呀，咱这以后就全指望你了。”

在一个车流较少的路段果儿让张军靠路边停车，下车换到副驾上。由于这一耽搁，他们发现那辆银色的越野跟了上来。“他妈的跟着我们干什么？是不是傻屌回过味儿来了？”张军说。

“同型同款的车多得去了，你别做贼心虚了。没准人家也去医院呢？”

“哪儿有这么巧的事！”

两人患得患失，边观察边争论，总算到了医院。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果儿不再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了。走进医院大门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那车也停了。”她说，“等一下，看看下来的是不是那个男的。”

可并没有人从越野车上下来。

3

一般来说，果儿每次堕胎都会来找我两次。一次是手术以前，来找我倾诉发泄。一次是事后，果儿完全轻松了，地点往往是我的住处。本人亲自下厨做一桌菜（清一色全素），算是庆贺果儿获得了新生。因此仅仅隔了一天她就又来找我了，显然果儿已经顺利通过了。

但这次果儿的状态不对，毫无轻松的感觉，关键是她显得特别顺从。果儿一向是张牙舞爪的，这多少让我感到有点惊诧。她不声不响地用筷子夹了我做的蔬菜色拉往嘴里送，没有任何抱怨，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果儿总得嘲笑几句我吝啬，舍不得给她吃肉。明知我吃素她还是要这么说。有时候果儿会自己带一包火腿肠过来，故意的，这次也没有。大概是次数的确太多了，果儿的精气神大不如前，振作起来也不会那么快了。

按惯例果儿会向我描述整个事情的经过，说的时候不仅事无巨细，甚至有一点点炫耀。但这次没有。这次，除了碰车她只说

了两件事，而碰车也是作为说这两件事的暖场才说的。

果儿说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医生(或者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的对话。起因是果儿控制不住的尖叫。医生之一似乎有一点惊讶，说道，“不是注射麻药了吗？”

医生之二答，“有什么用，她叫是因为心疼，打再多也没用。”

第一个医生说，“又不是心脏手术，心怎么会疼？”

第二个医生回答，“杀死自己的孩子能不心疼吗？而且是一次次地杀。”

话说到这份上果儿不拼命尖叫都不行了。

就像是为了配合他们的谈话一样，医生把打出来的胎儿一块块地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用手术钳拨弄着。“这是胳膊，这是腿，这是躯干，这是头。”

另一个说，“看看还缺少什么，有没有遗漏。”

那张桌子恰好位于果儿的视线范围内，离果儿非常近，所以她什么都看见了。完了一个医生说，“基本完整，都在这里了。”另一个医生说，“把刮尺给我，我再清一次。”

这就是果儿所说的第二件事。这种事以前是从没有过的。

我不同意果儿的说法，猜测道，“以前肯定也是这样，只是你没看见那张桌子。”

“不，”果儿说，“以前的孩子小，还没有成形，这次不同。”

“这次几个月了？”

“四个多月，已经是人流的最后期限，再往后就要引产了。”

“什么？”我叫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去！”

“我、我害怕。”说着果儿就哭了起来。最让我不忍的是边哭她还要边向我解释，“这种事情次数越多就越害怕，你们男人是不

懂的。就、就像坐飞机，坐的次数越多就越害怕。”

坐飞机我当然懂，但果儿将堕胎比喻成坐飞机只能说她真的被吓傻了。

当天晚上的气氛就是这样，果儿有点精神不正常了。不过这倒给了我一个劝她弃恶从善的机会。以前我也不是不想劝她，但果儿被张军洗过脑，对我不是嘲弄就是大加攻击。所以说因缘不到，说也枉然。难道说今天已经机缘成熟，我可以接引果儿一把了？

果不其然，撤掉桌上的碗筷后我端上一盘切好的苹果，果儿用牙签挑起一片问，“这也是生命吗？”

“那当然。”我说，“但苹果是植物，植物没有灵魂，动物就不一样了，不管是人还是猫呀狗呀，甚至蚂蚁都是有灵魂的。而灵魂是不灭的，会轮回转世……”

我循循善诱，但果儿等不及了，“老秦你说，这打胎算不算杀人？”她直接就从灵魂的事情上跳到了问题的关键。

这还用问吗？不仅是杀人，而且是极为可怕的一种。但我不好直接说，怕又吓着果儿。“你说你？”果儿默然。

“胎儿也是有灵魂的，”我说，“不仅妈妈肚子里的胎儿有灵魂，被打掉以后仍然有。没准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有小婴灵在这个空间里飞呢，只是我们看不见。”

“小婴灵？”果儿问。

“是呀，”我说，“就是被打掉的胎儿的灵魂。”

“小婴灵，小婴灵，多好听的名字呵。”果儿念叨着，将目光从苹果上移开，抬起头来向上面的天花板看去。

“这小婴灵在投胎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投胎以后是人的灵魂，

被打掉以后又变回了小婴灵。都是和你们，不不，都是和父母有缘分的。”

以此为契机，我对果儿说起了因果报应，说起了六道轮回和地狱。我甚至把果儿领到供佛的案子前面跪拜礼敬了一番，教她诵了一遍《地藏经》。整个过程中果儿都表现得非常顺从，任我摆布。最后我对她说，“最好你去一趟须弥山，那儿的菩萨很灵验，气场很强。去超度那些被打掉的小婴灵吧，忏悔自己的过错，回来以后你就没事了。但一定要记住，在此期间不能沾任何荤腥，更不能有性生活。”

“这我知道。”果儿说，“再有，那我可不就是找死吗？”

4

大约一周以后，张军开着他的小破车载着果儿就上路了。他们没有走去须弥山的高速，而是选择了那条早已废弃不用的老路。这条路果儿小时候走过，不免有故地重游的考虑。毕竟手术已经做了一周，随着身体的康复果儿的玩性大增，她不再像几天以前那么沮丧了。张军之所以同意舍近求远也有他的原因。这人平时倒腾点古董旧货，一向喜欢走乡穿镇，地方越是偏僻他就越高兴。总之我的建议就像给了他俩一个游山玩水的借口。

一路上果儿都在说小婴灵，小婴灵这小婴灵那。这时距果儿第一次听说小婴灵已经有些日子了，她有几分当真就很难说了。“这小婴灵就是胎儿的灵魂，跟着爸爸、妈妈要报复他们。”她说，“它们就像泥巴一样附在爸爸、妈妈的身上，血肉模糊，使劲地咬他们的肉！”

“别瞎说。”张军道，“就算是刚出生的婴儿也没有牙齿，你那小婴灵肯定也没有。没有牙它拿什么咬呀，你就胡扯吧你。”

“谁胡扯了？老秦说，投胎以前一切都是圆满的，一样东西都不缺。小婴灵虽然没有肉体的牙齿，但有灵魂的牙齿！”

“哈哈。”张军说，“笑死我了，这我就不担心了，灵魂的牙齿咬起来没准就像挠痒痒，那还不爽死了？我喜欢！”

顺便说一句，这关于灵魂牙齿的说法并非我的原版，属于果儿的临时发挥。果儿有点急眼了，骂张军道，“我看你就是一傻屌，什么都不懂！冷酷无情！”

“你说得不对，”张军道，“我最多也就是个傻屌，哪来你说的那玩意儿？你才有呵。要不借我用用？”

“啊呸！你就做梦想屁吃吧，我告诉你张军，我已经答应老秦了，结婚以前不再和任何男人，哦不对，不再和你上床了！”

这回轮到张军急眼了，他愤怒得差点没把方向盘给拔起来。“这秦冬冬是个什么东西？管天管地还管人操屌？管你操屌！是不是你他妈的爽了他很不开心啊，编出这种瞎话来骗人，小婴灵，谁他妈的看见了？！”

张军摇下车窗，把脑袋伸出去，大声地叫唤道，“小婴灵！小婴灵！你他妈的有本事就现身让老子看一眼啊！”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棵樱花树，一阵风起将几瓣粉白的樱花吹了下来，粘在小破车的前窗玻璃上。张军明显吃了一惊，不由地数道，“一、二、三四五……七。”他转过脸来问果儿，“你一共打了几次胎？”

“七次。”果儿说。

“不对吧，我怎么记得是六次？”

果儿伤心起来,说,“我还能不记得吗?谁他妈的像你,连几次都记不清,说明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肯定是七次?”

果儿不语,只是瞪着张军。于是张军就不行了,一通手忙脚乱,差点没把小破车开到路边的沟里去。

“不可能,”他说,“这须弥山哪来的樱花?这花不是日本才有吗?这他妈的是什么季节,该不是桃花吧……”一通胡言乱语后他又说,“不行,我得去验证一下。”

然后张军开始倒车。这段山路很窄,旁边就是悬崖,张军费了半天劲终于将车调了个头。这时他们离开那棵樱花树至少也有半公里了,张军一惊一乍地往回开,终于又看见了樱花树。“啊,还真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就这么孤零零的一棵,也、也他妈的太奇怪。”他说。

张军下了车,站在那棵枝繁花盛尤其壮硕的樱花树下愣了很久,摸摸树身又看看上面的樱花,完了还蹲下身去拍拍树根。“太奇怪了,”他说,“真他妈的神了。”

果儿没有下车,通过车窗看着这棵樱花树也觉得蹊跷。这地方似曾相识,突然果儿想起了什么。她冲着樱花树以及站在树下的张军大声说道,“这地儿应该竖一块碑。”

“竖碑?我他妈的还要建一个庙呢!”张军说完逃也似的窜回了车上。他发动小破车,又开始调头。

沿来路返回时那几片樱花仍然贴在窗玻璃上,有红似白的,分外妖娆。张军像得了强迫症一样地又开始数,“一、二、三、四……”

果儿于心不忍,对他说,“你也不要太那什么了,这樱花的樱

和小婴灵的婴不是一个 yīng,一个有木字旁,一个没有。”

“噢,是吗?”

“真没文化,还说我,但凡是树木的名称都是带木字边的。”

“嗨,你早说啊!”张军又高兴起来。他开动雨刮器,一来一往之间将车窗外面的樱花瓣扫了个一千二净。

“不过,”果儿说,“这樱花树的樱里面还是带了个小婴灵的婴。”

“你就胡扯吧,想蒙老子!”

这条老路的确荒僻,别说是其他车,就是走路的人这一路都没看见一个。经过小婴灵到樱花树这一番折腾,果儿和张军都有些疲惫了。果儿靠在椅背上几乎睡着了。就在这时一阵轰鸣声响,一片白光映亮了张军那侧的倒车镜,一辆越野车从后面上来了。张军赶紧将小破车靠向右边。越野车也不客气,宽大的轮胎碾轧着泥块碎石边鸣喇叭边钻进了小破车和山壁之间的空当。两车相错,对方特意掀下车窗来看了看。这一看不打紧,张军吓了一跳(虽说此前他就有不祥的预感),这人不就是和他们撞车的那位吗?被小破车撞坏的车门应该位于另一侧,张军没有看见,但这张脸他还是认识的。

那人似乎也很吃惊,本来是要超车的,现在也不超了,反倒减速和小破车保持并行。“啊,是你们呀,真没想到!”他欢天喜地地说。

这时果儿已经醒了,也认出了越野司机。她越过张军的身体气急败坏地叫起来,“你有点出息好不好?不就是一个破车门吗?至于吗!跟到这儿来……”